百年记忆容子自传（五）2

不能忘记：即搞重工业的张之润、搞化工业的范旭东、搞纺织工业的张謇和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。卢作孚先生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靠勤奋自学成才。1925年，卢作孚先生在孙中山先生“实业建国”思想影响下，选择了“实业救国”之路，于这年7月开始集资筹办民生航运公司。1926年7月，民生公司靠一条3万5千元的小火轮“民生”号开始营业，卢作孚任总经理。经过11年的艰苦创业，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，民生公司已有轮船46艘，职工近4000人。1931年日寇侵占我东三省的“九。一八”事变后，横行于川江的太古、怡和、日清、捷江等外国轮船公司，凭着强大的实力，企图挤垮各个华轮公司，大幅度降低运费，争夺客源与货源。民生公司针锋相对，在重庆组织爱国人士召开“收回内河航运权”大会，提出“中国人不搭外国船”、“中国船不装外国货”口号。民生公司在公司订立爱国公约：

1）不为日人服务；

2）不售与日人任何材料及食品；

3）不购日人货品；

4）不与亲日华人为友。

3

有一天，母亲出外打听如何买到九龙的船票，哥哥枕着行李睡着了，我看到船梯有人上上下下，我曾好几次要求哥哥一同到船上层看看，一直没有答应。船上层是个什么样子呢？我大着胆子悄悄起身跨过哥哥的身体，随着一位大人到船上层，船梯有扶手，抓着扶手感到微微动荡，我一步一步跟上去，我异常害怕也担心哥哥醒来找不到自己，心跳快要跳出来了。到了船上层看到许多人也跟船下层一样，一片凌乱，也有几个孩子在玩，他们看到我好像并不诧异，我静静地坐在一旁。周围也有窗口，窗外有一条过道，过道有一道栏干，我从窗口望去，看到有人在栏干旁边谈天，海风不大，却把船上挂着的布条吹得不住地飘忽。

栏干虽比小孩高，若没有大人陪着是不允许来到这危险地方的。我面贴着窗口，再往远处看，“哗！”海竟然比在船下层所看到的海面更大更阔更远。这时，好像船下层有人叫喊，这叫喊声惊动了许多人，我想哥哥可能睡醒了，想赶快回到船下层，可是却找不到刚才上来的那个船梯，急了，我哭了。原来船下层惊动了许多人的叫喊声，是哥哥醒来时发现我不在，以为我掉下海也哭着喊着，后来妈妈回来知道，狠狠把我们骂了一顿，还在我屁股用力扭一下，痛得我想哭但终不敢哭，我怕哭了母亲更伤心。

澳門位於珠江口西岸的鹹淡水交界，起初用海水洗澡，后来发现皮肤有红点，越抓越痒，再过几天，痒处出现小红粒，小红粒破了有粘粘的流液，痛痒难受，母亲非带着急。有人告知，铁船离岸较远，海水是咸的，只可洗碗筷；渔船离岸近，是淡海水。海水不是连成一片吗？怎样去识别咸淡水？我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母亲好像也不明白。这渔船人家真好，他们允许我们在他们船上取（淡）海水洗澡，他们知道我们是从乡下来的难民，有时还送饭菜，他们还告诉母亲到中药店，买治小红草药。

澳門是丘陵地带，十分缺水，天然河流，只有一條（我不知名）的小水溪。母亲每次出门去挑水从早上5点出发，要到中午才回来。母亲说挑水的人多，单在水站就花去不少时间。同船的人有的较为有钱，愿意买水用。母亲卖有时一天挑两趟，一趟自用。我看母亲每天这样辛苦，本以为离开故土就马上找到三姑，三是个怎样的人？离开家乡外面的世界一切都感到陌生、迷惑和好奇。

在澳门，母亲第一次带我和哥哥上岸，街上的建筑物，有些形状很奇特是我从未看过，完全不像属于中国的。偶尔看到有白头发蓝眼睛的人经过，很自然地都要给他们让路。母亲一边走一边问路：“官也街怎样走？”母亲对我和哥哥说，“那条街有许多卖鸡仔饼的，买来到香港做手信。到了香港住在三姑家里，要懂规矩懂礼貌，知道吗？”官也街这条街果然有许多饼铺，母亲看到我馋涎的样子，也给买了几块，我知道这是母亲挑水赚来的钱，我当时想，等我长大后，再到澳门买许多许多鸡仔饼，咸切酥，孝敬母挑亲，并把有关他们祖母挑水和鸡仔饼的故事告诉儿女们。

（九）水路逃难到澳门 乡情浓郁话三姑

1938年5月日机轰炸广州，我们母子仨夜搭木船离开家乡，在澳门“民生”运轮难民收容所逗留下来，至10月，也就是从离开乡下只4个多月，广州就沦陷了。这个仗是怎样打的？战士在奋勇抗敌主帅却跑了。连渔船上的叔叔也在咒骂中央军将领余汉谋贪生怕死孬种。报纸上说，10月19日，广州在滚滚硝烟中，敌军仍势凶夹狠，终于进入肉搏战。中国兵士奋勇与敌人肉搏近一小时，终于击退日军。日军接着施放燃烧弹，守军阵地的林木燃起熊熊大火，日军步兵乘机冲锋。余汉谋见势不妙，转移主力，自己连夜跑了。

（补记：当时余汉谋是广东省的最高军事长官，1937年10月12日，日军强行在大亚湾登陆，并向广州方向进攻。但是，余汉谋在战前却调走近5万兵力，严重削弱了广东的防务力量。而且，在大敌当前，余汉谋与广东省长吴铁城、广州市长曾养甫带领广东省的党政军机关撤离广州，最终导致广州等地陷落。流传于广州的一首民谣是这样唱的：“余汉无谋，吴铁失城，曾养无谱”。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人民得到解放，欢庆鼓舞。余汉谋率残部逃往台湾，1981年12月病逝于台北市。）

澳门葡萄牙当局，认为日本只打中国，与葡萄牙无关。这时有大量难民从内地涌向澳门。“民生”运轮难民收容所，把仅有的空间挤满。在快要离开澳门那些时日，我那时有什么心事和对澳门有什么印象呢？也许母亲上岸想多走走认识多些澳门的街道，哥哥对澳门的文具店很感兴趣，常驻足观看不愿离去。而我只想尽快离开澳门到爪哇岛寻找父亲。爪哇岛有谁听过吗？母亲告诉我，我就是在爪哇岛泗水埠出生。我怎么完全不记得呢？听说爪哇岛就是南洋地方，有许多椰果树，每粒椰果像人头那么大，而且十分坚硬。那边的人都用手抓饭吃，穿的不是裤子而是“沙笼”，什么是“沙笼”我也不知道，到了那边我也要试穿。母亲说只要找到父亲就有书读。

澳门混血儿长得帅，长得美

因为“民生”运轮停在离岸较远，要到岸上必须有大人陪着，每次母亲到岸上挑水，就把我寄放在渔民船上，哥哥多般留在轮上看顾行李和翻看旧报纸（母亲知道哥哥爱看书，到了岸上就拾些旧报纸回来。）母亲把我留在渔船上时并不寂寞，渔船上也有跟我同龄的同伴。从这艘渔船跳到另一艘渔船，动荡不定，起初害怕，后来就习惯了。渔船天地当然比运轮好玩得多，渔船上的叔叔阿姨知道我是住在运轮难民，时常盛来满满一碗饭。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感恩，一个人口渴时不需要整个海洋，水一杯就够了！一个人饥饿时不需要一座金矿，饭一碗就够了！当时我的需求正是这样！

最初一次母亲带我和哥哥到岸上，走街串巷，我好奇地看着有人坐在车上由人拉着奔跑，哥哥告诉我“这是人力车”。记起老师三公提过：“中国内地有钱人出门坐桥，大城市用人力车。”我终于亲眼看到人力车，在澳門却称为“車仔”。“拉車仔能拉多远呢？”我看到拉车的人汗水像雨一般往下滴，难怪他们颈上都搭着一条面巾，到达地点不停地擦着汗。有次我看到一个拉车叔叔，把面巾一拧竟拧出水，那是汗水啊！母亲说我父亲在爪哇岛做木做椅子，应该不会像拉车叔叔这样辛苦吧！据说人力车通常搭载1个成年人或小量货物，按路程长短计费，几毫钱一程。在我眼里搭人力车是一种奢侈，更是人间赤裸裸不公。

我长大后看过一些澳门掌故，葡萄牙人未进入澳门时，旧时的澳门最早期的街道，主要为中国式村落的街巷。澳门从古至今，都是属於中国的领土。清朝时，在澳居住的中国人各在不同的小村落生活，往日的澳门的村落有望厦村、沙梨头村、新桥村，塔石村等。望厦是澳门的住宅区之一，昔日的望厦村，是一小村落，在明朝时已有人家在此搭屋居住，聚而成村。村民大多是閩潮人氏，而村庄取名为望厦，有回盼福建、厦门之意。村民以何、黄、許、赵诸族人数最多。试忆当年望厦村内之街道，计有：旗街、公牛街、妈街、汛地街、北便街、田街、牧羊巷、机杼巷、布巷、永安息巷、蛤巷、青砖巷、草席巷、土块巷、陈巷等，虽然是小街陋巷，不下二三條……然而這麼多的小巷，随着城市的发展，现所存者，已寥寥无几了。

正如中国大陆和台湾省很多城市一样，澳门以人物来命名的街道不少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。孙中山与澳门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，孙中山一生，许多事情都与澳门有密切关系。澳门不仅是孙中山走向世界的门戶，也是他踏入社会、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舞台，是其稔熟的乡土，也是他首次发表革命言论的论坛。他的亲人如长兄孙眉、元配夫人卢慕贞和几个子女都住在澳门，卢慕贞在澳门与世长辞。而为什么澳门

1938年澳门人力车